

远方来的客人

张建国

国庆长假前，我囤好了充足的货物。

我的这家便利店位于万柏林区，已经开了14年。便利店的智能感应玻璃门，我每天都擦得透亮，收银台的扫码屏亮着暖光，旁边立着自助加热机，保温桶里总温着枣茶，谁渴了就倒一杯；柜台下备着一次性雨衣和鞋套，遇上变天，递过去就得上。

10月1日，太阳刚刚露头，我就来便利店开门了。最先进便利店的是对上海小夫妻，女的举着手机拍冷链柜里的灌肠，男的凑到导览仪前，手指划着看晋祠的介绍。“老板，这电子讲解得咋弄啊？”男人声音软乎乎的，带着点南方口音。我走过去，帮他点开“圣母殿侍女像”的片段：“不用下载软件，直接点这个就能看，能看清衣服上的花纹。”说着我从柜台下摸出两包红枣：“阳曲的骏枣，你们尝尝。”女人接过红枣笑了。我说：“你们去晋祠，得自己盯着那‘笑靥如花’的侍女像看——屏幕里再清楚，不如亲眼见着那眼神活泛。”夫妻俩临走前，在自助加热机上热了两盒羊杂，说要当去晋祠路上的早饭，扫码付款时还念叨：“这机子真省心，不用等店员。”

刚送走他们，门又开了，进来一位穿运动服的小伙子，他肩上挎着相机包，手里攥着个快没电的手机。“叔叔，能借个充电宝不？”他一口东北话，嗓门亮堂。我指了指角落的共享充电宝柜：“扫码就能用，记得还的时候找着网点就行，太原好多地方都能还。”他边借充电宝边问：“汾河景区的骑行道从哪儿进啊？我想下午去骑会儿车。”我拿过笔、找了张纸，给他画了个简单的路线，小伙子看后点头并拍了下来，边和我道谢边拿了瓶冰镇汽水：“昨儿在大同看云冈石窟，今儿到太原，没想到便利

店还能问路线，比导航还实在——导航光说转弯，没您画得清楚。”临走前，他非要跟我合个影，说要发朋友圈：“太原便利店老板比旅游攻略还靠谱！”

3号那天最热闹，隔壁酒店住满了客人，店里的顾客都排起了队。西安来的阿姨拿着吃了一半的平遥牛肉问：“这能真空包装不？我想带回去给孙子吃，怕路上坏了。”我指了指柜台后的小型真空机：“您稍等，我结完账给您包装。”成都来的小伙子凑过来，指着货架上的“头脑”速食包问：“这是啥啊？听说太原的头脑很有名。”我跟他解释：“这是速食的，要是想尝正宗的，清和元凌晨5点就开门，我把地址给你存手机里。”他非要跟我学太原话，“闹甚了”“待见”说得怪腔怪调，旁边排队结账的人都笑了，原本有点挤的店，显得更热闹了。我给每个人倒了杯枣茶，看着他们在导览仪前凑着头讨论“先去晋祠还是先去汾河景区”，听着他们说“太原真方便”，心里头比枣茶还暖。

4号清晨，天突然阴了，没过多久就飘起了小雨。我赶紧把一次性雨衣挪到门口显眼处，又在导览仪上添了条“雨天出行提示”——提醒客人双塔寺的台阶滑，汾河景区步道旁有避雨的廊亭。头一个进来的是北京一家人，妈妈把孩子护在伞下，身上的外套湿了半边。“本来想直接去双塔寺，这下只能先躲躲雨。”她搓了搓手说。我搬来凳子让他们坐，递过几张纸巾：“双塔寺雨天看更有味道，塔角的铜铃被雨一打，声儿更清亮，你们等雨小了去，人还少。”孩子凑到导览仪前，指着双塔的图片问：“爷爷，塔上的鸟儿下雨天会躲起来吗？”我笑着点开图片里的塔檐细节：“你看这塔檐下的小窝，小鸟早把家安在那儿了，风雨都吹不着，安全着呢。”妈妈听了说：“您这儿不仅方便，还能听着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，比光看攻略强多了。”

雨下了大半天，店里时不时有人进来躲雨。上午来的历史学的姑娘，背着湿漉漉的背包，手里攥着本笔记本，眉头皱着：“本来想去天龙山石窟，这下只能改道去

山西博物院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约上票。”我帮她在导览仪上查了博物院的预约情况：“现在还能约上上午11点的，我帮你把预约链接发到微信里，直接点就能约。”她赶紧拿出手机，接过我递的热枣茶：“谢谢您啊，不然我还得在门口排队问工作人员，这雨下的，出门都不方便。”我摆摆手：“都是小事，雨天在博物院里慢慢看，精彩的故事仔细听，比在石窟里顶着雨看舒服多了。”

7号那天，雨还在下，空气里飘着泥土和树叶的清香，客人也渐渐少了。那对上海小夫妻又来了，女人手里提着真空包装的平遥牛肉和几瓶老陈醋，男人拿着从导览仪上拍下的晋祠照片。“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”，女人递过来一盒糖，“那天在您这儿热羊杂，您还提醒我们晋祠下午人少，省了不少排队时间。我们回去跟朋友说，太原的便利店不仅方便，还特别有人情味。”我接过糖：“下次再来啊，春天来能看汾河的桃花，秋天来能吃阳曲的苹果，不管啥时候来，渴了就进来喝杯枣茶。”

他们走后，我关了导览仪的屏幕，坐在收银台后看着窗外。门前的石板路上，亮闪闪的，感应门偶尔“叮”地响一声，像是还在跟客人打招呼。我摸了摸保温桶，里面的枣茶还温着，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客人们的笑声——有讨论路线的热闹，有躲雨时的闲聊，还有他们说的“太原又方便又亲切”。

我是个老太原，看着这店从早年的小卖部，变成如今能刷脸支付、能查景点、能自助加热的便利店，设备变先进了，可咱太原的待客礼没丢。不是靠多花哨的机器，是自助加热机里热乎的羊杂，是导览仪上标着的“晋祠人少时段”，是客人躲雨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枣茶——这些藏在便利背后的温度，才是咱这便利店最实在的样子。

明年国庆，我还在这儿，等着远方的客人们，跟他们说一句：“来了？喝杯枣茶，咱聊聊太原的好。”

十月·黄土高原

刘敏

阳光奔跑的样子
清爽，仍有春天的味道
摇曳的月季
一排又一排，像绯红的浪涛
遍山的黄栌，一簇簇、一丛丛
在优雅的秋风中含笑

高粱像一只只火炬
一片一片，在大地上燃烧
谷子越有成绩
越是谦逊，越是看不出骄傲
唯有红薯、萝卜和花生
还在沉睡，与土地紧紧拥抱

银杏的叶片
精致、明亮、妖娆
爬山虎接到命令
不再攀登，不再招摇
唯有多情的太行菊
仍在开花，招徕飞鸟的环绕

小溪唱着欢快的歌曲
带着小鱼，游过美丽的水草
落叶离开枝头
不停地旋转，在空中表演舞蹈
雁群的飞前会议最热烈
谁在不停地问：我们去哪里落脚

南站丢包记

李木子

10月3日8时40分，手机屏幕上“9:45 太原南—武汉”的车次信息像根小鞭子，急得我拉着孩子站在路边直跺脚。等呀等，网约车终于来了，我们赶忙坐进车里，漂亮的女司机扫了眼导航，和我说“去南站呀？几点的车？”“9点40分的。”“你们这时间紧凑啊，我看西进站口不怎么堵，你要不要考虑去西进站口？”我攥着手机的手瞬间沁出了汗，赶忙连声说“好”。

一路上，司机师傅尽力为我赶时间，尽管这样，到了西进站口时也快9时20分了。我拽着行李箱、拉着孩子往进站口冲，刷身份证时，指纹都在发颤——屏幕“嘀”一声亮起，闸门缓缓打开，我赶紧把身份证塞进肩上的小黑包。

安检口的队伍像条蠕动的长蛇，我眼尖扫到人工通道人少，立刻扎了过去。刚把行李箱放上传送带，安检员就抬眼提醒：“同志，身上的包也得取下来过机。”

我这才想起肩上还挎着东西，手忙脚乱地解下包包，往塑料筐里一扔——目光早飘向了远处的检票口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再晚就赶不上车了。”等行李箱从传送带另一端出来，我一把拎起行李箱拽着孩子一路小跑。

冲进车厢时，广播里正响着“列车将于7分钟后发车”。我和孩子随着人流慢慢挪向自己的座位，刚要喘口气，突然想起手机快没电了——出门前特意把充电器塞进了包包，伸手往肩上一摸，却摸了个空。

那一瞬间，血泪像是突然冻住了。

“妈妈，怎么了？”孩子的声音带着怯意，我却没力气回答，脑子里像被狂风卷过的乱纸堆——身份证在包里，手机也在包里！没有身份证，到了武汉怎么住酒店？没有手机，无法导航，到了武汉寸步难行。

我强迫自己闭上眼，顺着记忆往回捋：刷身份证进站、把身份证塞进包包，过安检时扔了包……啊！是安检口！我把包落在传送带上了！

“不行，得去找！”我赶忙安慰好孩子后就急忙冲向车厢出口。守在门口的列车员见我脸色煞白，赶紧伸出手拦了一下：“同志，列车马上要开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我比画着，声音都在抖：“我……我的包丢了，在安检口，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”

列车员皱了皱眉，指了指站台：“你去问站台值班员，他们能直接联系站内。”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冲下车，站台风一吹，眼泪差点掉下来——站台广播已经在催“请乘客尽快上车”，我看着不远处的深蓝色的制服，几乎是跌撞着跑了过去。

“您好，求您帮个忙！”我语速快得几乎咬到舌头，“我有个黑色的包，落在了西进站口的安检传送带上，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？”

值班员的手指在对讲机上按了几下，又掏出手机拨了号码，语气沉稳：“西站口安检吗？查一下有没有

一个黑色的小斜挎包落在你那里？”我屏住了呼吸，紧盯值班员的脸，生怕茫茫人海中，小黑包不见了踪影。直到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我悬着的心才往下落了半寸。“找到了，您的包确实在安检处。”他挂了电话，看了眼手表，“现在还有4分钟发车，你要能跑过去拿了再回来，还赶得上。”

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眼泪终于没忍住，我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肯定办不到。怎么办？我的包里有手机、身份证等重要物品，您能否帮我想个办法？”

话没说完，值班员已经重新拨通了电话，这次语气更急切些：“喂，是我，乘客赶不回去取包，能不能把包转交到今天11时40分发车的G692太原南到武汉的车上？让武汉站服务中心接收，乘客到了直接报身份证号取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包里有手机和身份证件，乘客着急用，麻烦优先安排一下。”

电话那头很快应了下来，值班员挂了电话，告诉我：“放心，您的包会随下班列车到达武汉，您直接去武汉站的服务中心取就行了。”

这时，站台广播再次响起“列车即将发车，请未上车的乘客尽快上车”，我才惊觉时间不多了。“谢谢您！太感谢您了！”我连声道谢，转身往车厢跑，刚踏上台阶，车门就关闭了。

回到座位上，孩子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：“妈妈，你哭了？”我把他抱进怀里，擦了擦眼角的泪，笑着说：“没有呀，妈妈是高兴，我的包能找回来啦。”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刚才那几分钟里，我有多慌。

列车渐渐加速，站台在窗外慢慢缩小，我盯着怀里孩子的发烫，心里却反复回放着刚才的画面：刷身份证时的匆忙、扔包过安检的草率、值班员拨电话时的认真……要是没有那位值班员和安检员的帮忙，我这趟国庆旅途，恐怕真要陷入一团糟。

抵达武汉站后，我在车站等了2个小时，下午5时半，我抱着焦虑的心情直奔服务中心。工作人员听完我的描述，很快就从储物柜里拿出了那只熟悉的包包，再核对完各种信息后，把包递给我。我急匆匆地拉开拉链，身份证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机旁，这时屏幕亮了一下，弹出家人发来的“平安到了吗”的消息。

我握着手机，心里残留的焦虑终于烟消云散。想起太原南站里那些列车员和值班员们忙碌的身影，想起他们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帮我解决麻烦的样子，突然觉得，这场“兵荒马乱”的丢包经历，反而成了假期里最温暖的插曲：出门在外的意外不可怕，因为总有陌生人愿意伸出援手，用一份善意，把“慌张”酿成“安心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武汉的酒店里给手机充上电，看着窗外亮起的灯火，突然觉得，这趟带着小波折的旅程，也许比一帆风顺更让人难忘。

我从小在太原市柴市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。大人们总爱边忙活营生边凑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小孩子则在前院后院疯跑打闹，满院都是热闹劲儿。唯独姥爷和旁人不太一样，他个子不高，身形略显清瘦，中山装的口袋里总插着一支豆色圆珠笔。他说话不紧不慢，透着斯文，一有空就待在家里看书。

姥爷的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，用木质隔扇隔成了里外两间。所谓的外间，其实也就是窄窄的一长条，只能放下一个水缸、一个火炉和一张单人床。床放在最里面，一侧靠墙，另一侧的空间小得只能容人转身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姥爷打理完家里的活计，就会打开床头的小台灯，斜倚在床边，随意翻看着书。有时我和姥姥看完电视里所有节目，出来一看，姥爷还没睡，依旧在看书。我心里纳闷，便问他喜欢什么电视节目，他想了想说“戏曲”。我接着追问“那为啥不看呢”，他只是眯起眼睛笑一笑，不说话。

记忆这东西很神奇，它会自动过滤走过的时光，常常弄丢连贯的故事情节，却偏偏把点状的画面保存得格外清晰。就像这些年，只要一想起姥爷，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他侧身读书的模样。

一开始我并不爱看姥爷的那些书，甚至有时还会讨厌它们。家里没有书柜，那些书占了单人床的小半面积，我在姥爷床上躺一会儿，翻身时都可能被书硌到。偶尔拿起书来，不是讲解解放太原的，就是说山川地理的，要不就是历史或名人传记，我看一眼封皮就又放下了。

上初中后，姥姥家在院里还有间小南房空着，姥爷怕我缺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就让我常住在那儿。有一回我在姥爷的单人床上躺着，实在无聊，就在书堆里翻找，翻到了一本《唐诗》。说实话，在街巷里长大的孩子没几个爱读书的，身边整天有群小伙伴“勾搭”着玩，哪有心思看书。可那天，我竟一连看了好几页，诗里的词句美得像天仙，虽然大多不懂意思，却莫名其妙地舍不得放下那本书。

姥姥上班是倒班制，周末家里常常只剩我和姥爷两个人。有一次我俩都没事做，姥爷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竖着翻页、带塑料外皮的小本子。隔着火炉上那把老式茶壶冒出的缕缕热气，姥爷打开本子，郑重地读了起来。那一刻，屋外的冬天好像不那么冷了，玻璃窗上的冰花也显得格外好看……如今我早已记不得姥爷当时读的词句，只记得自己是他唯一的听众，而那些诗句，都是他写下的对日常生活点滴的感触。我傻傻地看着、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却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钻进了眼睛里、心里，再也不想出来。

前两年我看了一部动画电影叫《寻梦环游记》，里面有句话说：“如果家族谱系里的前辈或更早的族人，刻骨地爱着某样事物，那么在后辈子孙中，必定会有人爱上同样的事物。”我不知道这话有没有科学道理，但我信。

我上中专住校的前一天夜，姥爷把一本油墨印刷的薄薄册子交到我手里，让我有空读一读。我看见白纸做的薄册子封皮上写着《名贤集》——他大概觉得，十五六岁的孩子读这种简短的哲理性句子正合适。而我也确实很喜欢里面的内容，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本册子，偶尔翻找东西时看到它，就会怔怔地坐一会儿，想起姥爷。

后来我也爱上了古诗词，不管是在杂志、报纸上，还是在好朋友的摘抄本里看到好词句，都会抄下来。再后来，我还会涂鸦似的自己写几句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每次放假回家，我都没把自己学诗、写诗、抄诗的事告诉姥爷。就在我快要中专毕业的时候，老房子拆迁了，姥爷也过世了。光阴无情，带走了我们的亲人，却带不走我们在我们心里留下的“黄金”。

诗里有古人的忧愁与欢喜，有明月与流水，总能让我即便身处世外，也仿佛置身其中。对我来说，诗就像身体的一部分，是藏在心底的角落，是和每天吃饭穿衣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儿子在澳大利亚念书也有两三年了，他独自在异乡生活，经历了不少事，却很少跟我说。我知道，留学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本就是一次灵魂的成长与磨砺。从前不喜欢诗歌的他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竟也爱上了那些词句。每次他通过微信语音跟我聊诗，聊我们最爱的苏东坡，还把自己写的诗发给我看时，我总会蓦然觉得，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轻轻掠过，像羽毛一样柔软、温暖，又轻盈。

姥爷走了也有35年了。当年他总随身带着一个随时记录的小本子，而我如今也在电脑或手机上写了很多，还集成了两本诗集。这些年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铺开一张白纸，或是面对一方空白的屏幕，生活里的难题好像都能迎刃而解。

姥爷是位谦谦长辈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没高声责备过我和弟弟。要是我们犯了错，他只会把我们叫到一边，和声细语地教导。他做事也细致有条理，干什么都有计划——记得每年过年前，姥爷都会列一张长长的年货采买清单，名称和数量写得整整齐齐。他还每天早早起床，把整个院子甚至大门口都扫得干干净净。偶尔，姥爷也会像个孩子似的，跟我小弟下象棋时，总要争得面红耳赤。他还给我做过天底下最好吃的清汤挂面。

是姥爷把他的热爱传承给了后辈，就连他床头那些随意摆放的书，都成了指引我的光。我无数次想象，如果姥爷还在，看到我正深爱着他当年爱的事物，会不会还像那年冬天一样——趁茶壶里的热气丝丝缕缕蒸腾起来时，我给他读我写出的诗、写的诗句？那时候，他一定比当年还要兴奋，还要幸福吧。

家风在诗句中延续

萌丽娟